

文学研究会作品专辑

主编 / 许 杰

记忆之都

杨 骚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序

一個人到了中年的時候，才曉得年青時做過的一些傻事傻夢，是非常幼稚的；可是在當時何嘗自覺得。在當時，總以為那才是真的人生，美。

這裏所集的三篇詩劇，可以說是自己年青時做過的傻夢的記錄。心曲是自己的處女作，迷離和記憶之類也都是早年之作，形式內容兩方面都顯得十分稚氣，然而正因為是稚氣，反覺得它們的真實可愛，現在就是想再寫這類的東西，也寫不出來了。

以好像老頭子喜歡自己幼年時代的相片一樣的心情，我把它們集在一起了；這算是無關「國防文學」的自己一個小小的利己心。

一九三六，九，一六日誌。

楊 驥

目錄

一	記憶之都.....	一
二	心曲.....	四三
三	迷離.....	一九一

都之憶記

人物：

人。

姐星。

妹星。

巡星甲、乙。

所在：

天上。

景：

幽玄的碧空，浮雲塊塊，月亮在雲中飛走似的。

幕開時，姐星妹星靜坐在雲塊上，上身稍俯，好像在聽什麼似的。

聲

還在雲中戰慄着，好像剛行了葬禮回來的寡婦月娘……啊！我的母親！我的母親！這好像抱着孤兒哭泣哀訴的月娘！

（片雲遮沒了月亮）

聲

好像蒙着黑帕悲嘆着的尼姑月娘……啊！我的姐姐！我失了戀的姐姐！她好像伸手在招我，好像淚痕滿面地瞞着我！

（薄雲飛開，皓月明亮地照着）

聲

哦！用着銀梳梳好了她的頭髮，用着銀河裏頭的水洗淨了她的淚痕，現出她的滿面的笑容窺我呢！啊！這個月娘！這個月娘！好個清澈的夜景！幾點稀少的星星，好像侍女似地

跟着她，羞羞怯怯地偷看着我，嬌嬌滴滴地好像指着我在私語……啊！坐在道路邊的石塊上瞌睡罷。

姐星（身微動。細細的嘆息！）

好一位可愛的小生啊！

妹星（身微動）

他是地上的幽靈呢。

姐星

他是人間的詩人。

妹星

啊，他儘管望我們出神！他很喜歡我們似的！

姐星

他在望我呢。

妹星

望我呢，姐姐！

姐星

他如果登上天來了，不知有多少好玩？

妹星

他怎麼能够登上天來？我們這裏是禁色彩登犯的；而他又沒有白孔雀的羽毛做羽翼，那樣笨重。他們自稱為人，人的血和肉是很沉重而蠢笨而又很柔弱流動的！他怎麼能够飛上天來呢？

姐星

有個方法呢，就只有個方法呢。他如果吸收了我們月娘娘的嘆氣，他的血就會變成

像銀河裏的水那樣清，肉就會像白雲那樣輕的。你看啦，你看他不像本來的樣子了呢！我們剛才月娘娘的嘆息恐怕被他攝取去了的。你看他不是浮浮欲動飄飄欲騰的樣子，可是，可是這還不成功。雖他得到了我們月娘娘的嘯嘯，血已像銀河地清，肉已像白雲地輕，但還要一縷的音韻作引子。這縷音韻可就難得了！

姊妹

什麼音韻有這樣難得？最難得不過也是玉帝的天樂罷。

姐星

玉帝的天樂人間固然難得聽；但這一縷的音韻却要比玉帝的天樂効用大。它能够知道上界一切的神祕，它一聲就可以通澈天地！它能够使人間神馳魄飛，能够使人間一切的血肉慾望消沉！它能够使月娘娘臉變色，能够使玉帝心驚！因為它一聲就可以喝破宇宙的深奧，一聲就可以震動我們清澄晶莹的心肝，一聲就可以叫人的靈魂上遊廣寒

宮的。

妹星

什麼音韻有這樣稀奇？

姐星

稀奇也不甚稀奇。不過人們的耳朵被銅鑼破鉢以及五金的聲響太打壞了，聽不出它的微妙精英來呢。人們的耳朵不會聽呢。不，我話說錯了，人們的耳朵並不是不會聽，是不會看的哩！它有無限的色彩，有神祕的光澤，任人間所有最美麗最貴重的顏料也比它不及的呵！

妹星

耳朵本來司聽的，叫它們怎得發生眼睛的效用？

姐星

「喲！姊妹，這就是了！這就是人間的蠢處了！他們的鼻子只會嗅不會味；他們的舌頭只會味不會嗅；他們的手足只會跳舞不會飛翔；他們的耳目只會視聽不會思想。這就是人們的蠢處了！並且他們中間要出了一些嘆人的聖人，設種種的禮，種種的規範，將他們本來狹小淺現的聽官視線感覺等等更縮小戒嚴麻木了，終於生了許多盲人啞巴聾子半身不遂的廢物來！不，其實他們可以說個個都是這樣的廢物！你看這可憐不可憐？蠢不蠢？」

姊妹

「那麼，他們的中間竟找不出一個聰明人來了，竟找不出一個可以耳看目聽的人來了！」

姐星

「這也不盡然。不過很難得就是。要經過許多的歲月，才好像從很深很深的海溝裏生出一兩點的氣泡水珠似地出現了一兩個人！可是姊妹，你想，這勢孤的一兩點水珠可以

在汪洋險惡的大海波浪中長在麼？這些可寶可貴可惜的明珠一出，衆人都要來罵他攻擊他，不是說他狂人，就是說他叛徒或墮落！連一口飯一單衣都不肯輕易給他受用！所以這種人，屢欲自暴自棄，自傷自感，以至於夭折。你看這可憐不可憐？然到了他死後，一般羣衆却又要惋惜他，追悼他起來了！可是雄偉華麗的石碑墓道，也只好供蔓草蕪藤的橫生斜走了！你看這可憐不可憐，寒不寒，人們？

妹星

姐姐，你常要發這些牢騷，替他們嘆息，可是你的嘆息吹不得他們頭髮動毛孔開呢！他們頭上是有幾重的凶氛惡氣的……哦！我們竟將本題提歪了！到底你剛才說的那一縷音韻是什麼。

姐星

烏夜啼。

妹星

有這樣的事麼？

姐星

你還未聽過麼？假使你聽了，一定會飛到處女宮去，跳循環的舞蹈，或是跳到白鳥座去唱哀歌哩！妹妹，我是聽過兩回的。第一次我聽到了，躲在廣寒宮的桂花樹底下，淚珠不知何來的一點一滴盡墜，心中說不出有什麼哀愁；第二次，哦，那種清寂幽玄的音韻，就使我低着頭，恍恍惚惚地走到天秤宮，跪下玉階作永遠的祈禱了！

妹星

哦，有這麼一回事麼？我倒想聽一聽！是很不容易聽到的麼，姐姐？

姐星

聽到倒是不難，不過要聽出它音裏的色彩情調是不容易的。假如聽不出它的奧妙

處，就聽得了，也不過是一種極平凡的自然之聲罷了。

妹星

那麼，可以常常聽得到，姐姐是在什麼時候才聽得到的呢？

姐星

剛才我不是說烏夜啼麼？這不可思議的聲音，是從一種的烏鵲生出來的，牠不是遍身黑漆的烏鴉，牠的羽毛是灰白色的喲。牠是常要夜裏出來遨遊的。尤其是我們月娘娘將她晶瑩皎潔的笑容探出，照耀得下界如夢中境的時候。

妹星

牠為何要啼呢？

姐星

牠原是宇宙的迷鳥，四處飛迷的。你想牠夜裏出來遨遊就是爲着遨遊麼？那就錯了。

牠是無時無刻不在探求最優美最秀麗的巢穴的！
當牠正在空中迷離的時候，如果碰
着流星下犯，或是我們月娘娘探首失望大千時，牠就要哀啼起來了。

妹星

哦！有這樣古怪的事（指着下界）
假如他，那個人聽見了這種烏夜啼，
牠就會飛騰上空麼，真的？

姐星

真的啦，我願你做什麼，
妹星！但他也是個聾子罷，
他不會聽出什麼來的……

妹星

姐姐……

姐星

什麼，妹星？

妹星

(慢慢地站起, 指望下界) 他有很好看的頭髮……

姐星

(慢慢地站起, 附視) 很清瘦可愛的。

妹星

真的哩, 很清瘦可愛! 他若能够上來一定是很好玩的……

姐星

他好像在看什麼似的哩, 又好像在想什麼的樣子。

妹星

他好像很不安似的。他的心中好像有浮雲在起落奔湧……

姐星

他好像在凝視什麼……

妹星

不是，他好像在做夢哩！你看他，看他仰視到我們這兒來的眼睛，那是好一雙美迷的眸子！我眼睛很銳的，我能够看見地上的一枝銀針。他在做夢呵。不錯，他是在做夢的，他夢見天上的仙女駕着浮雲在月下飛舞罷！實在，他好像在凝視什麼。姐姐，他在凝視什麼？

姐星

哦，我曉得了！他在看你，他的確在看你！他好像在你身上看到樂園似的……

妹星

他在看你哟，姐姐！

姐星

啊，聽啦，他在唱什麼……

終

Never seek to tell thy love,

Love that never told can be;

For the gentle wind doth move,

Silently, invisibly.

I told my love, I told my love,

I told her all my heart!

Trembling, cold, in ghastly fears.

Ah! she did depart!